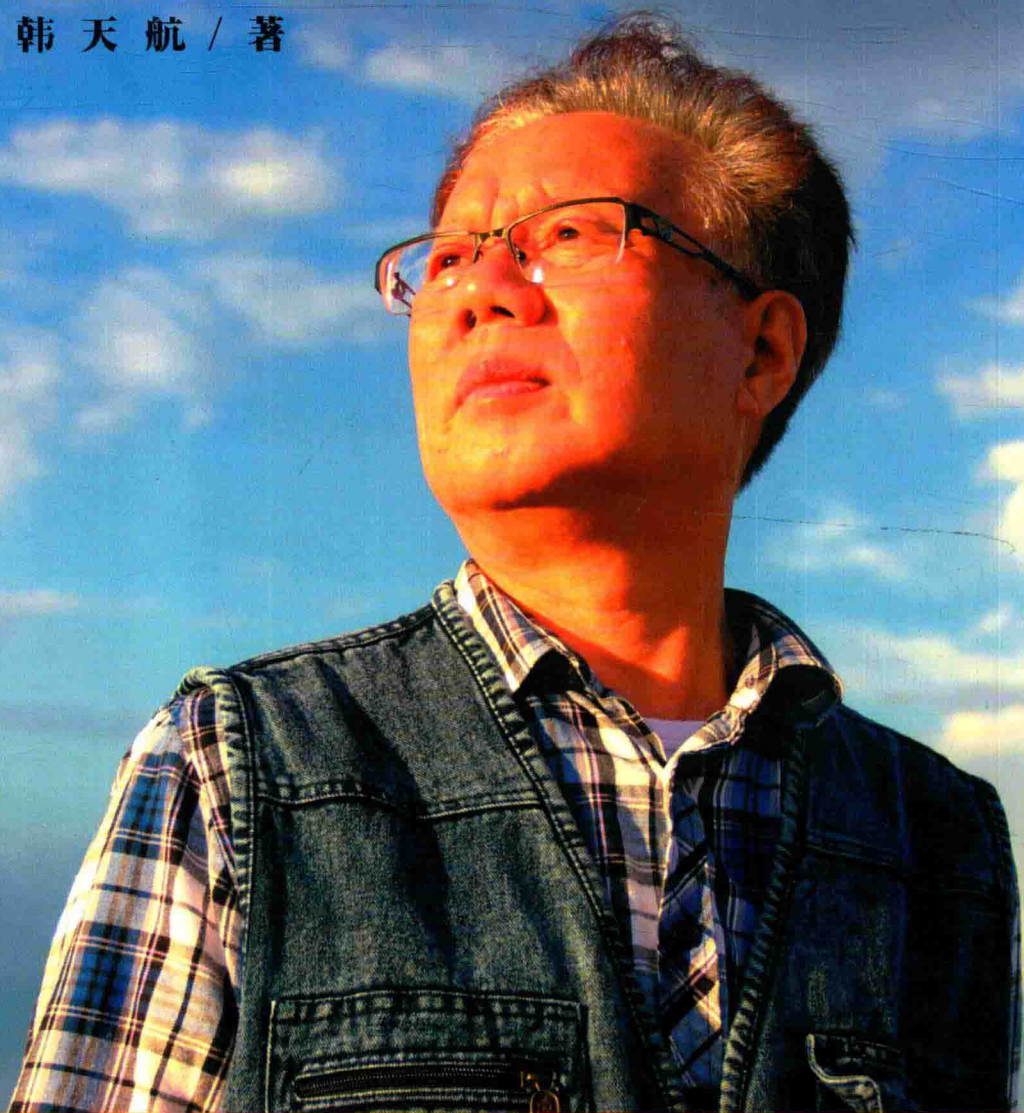
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文库系列丛书

韩天航 / 著



春暖

Chun Nuan

韩天航中短篇小说选 **上**

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文库

春暖

——韩天航中短篇小说选(上)

韩天航 著

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暖：韩天航中短篇小说选：全2册 / 韩天航著.
— 五家渠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，2018.5

ISBN 978-7-5574-0963-0

I. ①春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3654号

责任编辑：王钟健 责任复审：胥卫江
责任校对：徐 婷 责任决审：金 中
封面设计：王 骞 责任印刷：魏 玮

春暖——韩天航中短篇小说选(上)

出版发行	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地 址	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619号
邮 编	831300
电 话	0994—5677185
发 行	0994—5677862
传 真	0994—5677519
印 刷	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毫米 16开本
印 张	20.25
字 数	300千字
版 次	2018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
书 号	ISBN 978-7-5574-0963-0
定 价	88.00元(全2册)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- 001 触及灵魂
- 008 罪与罚
- 029 克拉玛依情话
- 046 啊！克拉玛依
- 062 早霞火样红
- 079 嗨，这一脚
- 091 车行五彩湾
- 104 初秋，在那月光皎洁的夜晚
- 116 春 暖
- 128 戈壁滩上的诗与梦
- 139 依依戈壁情
- 147 芦苇丛中飘着红布带
- 159 变艳了的蒲公英
- 176 猫眼石
- 187 情索戈壁
- 203 大雁飞走了

215 草原上那条被淹没的小路

222 农场人物(上)

240 农场人物(下)

中篇小说(上)

247 唐 娜

291 在胡杨林的后面

触及灵魂

■ 韩天航

草原上严寒的冬天眼看就要过去了,地上的小草已经露了头,牧民们整理着毡房,准备赶着羊群进山,但却来了个倒春寒,天色阴沉,西北风呜呜地越叫越响。王亚涛缩着脖子,胸前抱着根赶羊鞭,摇摇晃晃地吆喝着羊群朝前走,战争年代留下的伤,现在复发了,他感到全身酸痛,眼冒火花,好不容易看到他住的那间破烂小屋了,他想咬咬牙,赶快把羊群赶进羊圈,然后钻进被窝里,好好休息一下。但是,一阵风吹来,仿佛有人狠狠地推了他一把,地上的雪翻到他的头上,脸部感到一阵刺骨的冷,接着是一片杂乱的羊叫声和羊蹄的踏雪声,他昏了过去。

王亚涛睁开眼睛的时候,天已经黑尽了,那盏沾满油污的用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的灯芯在微微地跳动着。他眨眨眼睛,看见灯旁有张小孩的脸,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关切地凝视着他。

“老伯伯，妈妈叫我给你送来饊和奶茶。你吃吧。”小孩轻声地说着。王亚涛点点头，又闭上眼。当他再睁开眼时，小孩不在了。他侧过脸，看见油灯边有一碗还在冒着热气的奶茶和一块饊，那奶茶的香味飘进了他的心里……

夜深了，那用破塑料纸糊起来的小窗户上，发出呼啦啦的响声。他把手伸进枕头底下，抽出几张报纸，这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省报，他保存下来，是因为这些报纸上有他的名字，有他的照片，有他值得骄傲的东西。

他抖开其中一张，在第一版上，就有他的一张照片。照片上的他，挺着胸板，不太高的额头油光光的，浓眉下的小眼睛闪闪有神。他咧着嘴笑着，那笑容显得自信而满意。他同一位哈萨克大嫂握着手，在亲切地交谈。那时正是他的黄金时期。一九六五年深秋，他坐着吉普车去高潮公社了解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情况。当天下午，公社的黄宏书记向他汇报工作。

“目前，我们公社正掀起割私有制尾巴的高潮……”黄宏汇报说。他说话时，容易激动，唾沫星子到处飞溅。

“好！”王亚涛满意地点点头，说：“你们在这方面又比别的公社早走了一步。”他动了动手指，表示十分赞赏。

“我们的做法是……”黄宏说。

“我要见……我要见黄书记。”办公室外面响起了吵闹声，不一会儿，门被推开了，一位三十多岁的哈萨克族妇女冲了进来。她抱着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女孩，后面跟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。

“你们好。”她向他们欠欠身问候。

黄宏看了那妇女一眼，便恼怒地站起来，说：“哈尼帕，你这是第三次了，你还有没有个够？”

“可我想不通啊。”哈尼帕用很懂道理的语气说：“你们毁了我的葡萄园……”

“哈尼帕，这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。”黄宏激动地挥着手道：“大寨就是这样做的！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学大寨我也拥护，但毁了葡萄园，我从哪儿弄钱给孩子们

做衣服？你是县委王书记吧？”哈尼帕转身向着王亚涛说：“您说说吧，他们这样做对不对？”

“啊，你叫？……”

“我叫哈尼帕。”

“哈尼帕同志，你是贫下中农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好。哈尼帕同志，我看出你是个懂道理的人，贫下中农么，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，我们党引导你们奔社会主义道路，同一切私有制决裂，你应该坚决拥护，积极带头啊！”

“可我的生活？……”哈尼帕流出悲哀的泪，紧紧地搂着怀里的小女孩。

“你应该相信，社会主义的大集体搞好了，你的生活也会好起来的，大河涨水小河满么。……”

“呵，大河涨水小河满……”王亚涛把报纸放在胸前，闭上了眼。冤屈啊，我王亚涛早就搞两个“决裂”了么，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怎么会是“走资派”“老右倾”？叫我作“触及灵魂的检查”，我的灵魂跟你们造反派一样红。

一九六六年初春，王亚涛主持召开了全县“农业学大寨”会议，为了开好这次会，给其他县做出个榜样，他狠抓了典型材料这项工作。他知道，只要材料“过硬”，一上报纸他这个县就有了光彩。他尤其对高潮公社的材料感兴趣，因为高潮公社割私有制尾巴割得最早，现在是看成果的时候了。高潮公社送来了哈尼帕的材料，十分“典型”。哈尼帕的丈夫两年前不幸逝世，留下三个孩子，最大的不到十二岁，最小的只有一岁半，家里只有哈尼帕一个劳动力。在没割私有制尾巴以前，哈尼帕门前种着一个葡萄园，养着一头奶牛，几只羊，哈尼帕又要忙集体的活，又要忙私人的活，结果两样都没干好，生活很穷苦；自从割了私有制尾巴后，她一心扑在集体上，结果集体经济得到发展，工分值提高了，生活得到了改善，孩子们穿上了新衣服，还买了缝纫机。哈尼帕兴奋地说：“这真是大河涨水小河满，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使我们农牧民得到了幸福。”

“老黄啊。”王亚涛把黄宏叫来问：“你材料上的那个哈尼帕，是不是去年找你的那个哈尼帕？”

“就是她！就是她！”黄宏兴奋地挥着手，喷出的唾沫星子溅到了王亚涛的脸上。

“好。那她后来怎么想通的？”他用手帕抹去脸上的唾沫星子，满意地问。“怎么想通的？事实教育了她呗。社会主义大集体的优越性使她想通了么。”

“这太好了，太有说服力了。”王亚涛决定要请全县的公社、农牧场书记们去拜访一下哈尼帕，使他们有个“感性认识”。当有人提出高潮公社离县城太远时，王亚涛回答了一句至理名言，很带哲理性，他说：“只要是社会主义金光道，路再远，我们也要坚决去走。”这句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喝彩。他问黄宏：“老黄啊，你看怎样？”

黄宏先愣了一下，然后激动地举起双手，说：“欢迎首长和同志们去检查、指导工作。”由于喊得响，唾沫星子喷有一尺多远，“不过，王书记，我得先回去准备一下。”

果然，哈尼帕的家出现了“大河涨水小河满”的新气象，屋里布置得又整齐又美观，花纹鲜艳的毡毯，崭新的手摇缝纫机，三个孩子都穿着新的黑条绒大衣，站在一边。

“哈尼帕同志，你认识我吗？”王亚涛热情地握着她的手，满面笑容地说。这时，镁光灯一闪，这珍贵的镜头不久就印在了报纸上。

“呵，认识，您是县委王书记。”哈尼帕欠欠身说。

“生活怎么样啊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怎么变好的呀？”

“是党的政策英明，割私有制尾巴的胜利。”哈尼帕像背书一样地说。

“回答得好啊，哈尼帕同志……”

唉，这一切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啊。本来，王亚涛在受到上级表扬后，就要升一级了，不料，平地卷来一股狂风，他突然被打倒了……

门轻轻地开了,昨晚那个小孩又走了进来,手中端了碗羊奶。

“老伯伯,喝点羊奶吧。”孩子把羊奶放在床头的土台上。王亚涛看那小孩,有十四五岁的样子,穿着件破烂的小皮袄,腰间用一根绳子扎着,里面没有穿衬衣,胸部的肉露在外面,已经冻得发紫,头发又长又乱,人很瘦小,看上去明显的营养不良。

“你叫什么?”王亚涛问他。

“木拉提。”那孩子回答,汉语讲得挺流利:“今天我背柴禾,看见你躺在地上,我去叫妈妈,是妈妈把你背回来的。”

“啊,你妈妈叫什么?”

“莎依拉,人家叫她莎依拉大婶。”

“你爸爸呢?”

孩子摇了摇头。

“你们家在哪儿?”

“那儿——”小孩朝西边指了指。

“妈妈昨天晚上到大队给你拿药,大队卫生员说不能给你。今天一早,妈妈又到公社去给你拿药了。”木拉提说。

“到公社?那要跑二十多里路呀。”王亚涛感到十分过意不去。

“妈妈说,叫你好好养病,你的羊,我来放。”

“你会放羊?”

“会,我们家的羊都是我和弟弟放的。”

王亚涛的眼睛湿润了,自从他被押到这荒僻的草原上来后,一颗孤寂痛苦的心,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温暖。

晚上,木拉提给他拿来几包药,说:“老伯伯,妈妈说,药名写在纸上,你看着吃。妈妈说,以后有机会来看你。”

“谢谢你妈妈。”

木拉提在他床对面的一个树墩上坐着,双手托着腮帮,睁着微蓝色的大眼睛看着他,好像在想什么。

“木拉提,你们家还有谁?”

“还有哥哥，妹妹。”

“生活很苦吧？”

“嗯！”木拉提点点头，说，“可过去，咱们生活不苦。那时咱们家有头奶牛，还有葡萄园，十几只羊。妈妈带着妹妹上草原去放羊，我和弟弟在家看葡萄园，等葡萄熟啦，就拿到镇上，卖好多好多的钱，妈妈就拿钱给我们做新衣服。冬天，咱们杀两只肥羊，也有肉吃。”

“现在生活就苦啦？”王亚涛问，他的心突然紧缩了一下。

“是呀。妈妈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前葡萄园就叫人家没收啦，现在，奶牛也叫人家牵走，羊也上交了，咱们家越来越苦，没有新衣服穿，肉也很少吃……妈妈说，我们现在年年欠生产队上的钱……妈妈常常哭……”

啊，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呢？从木拉提讲的情况来看，不是割私有制尾巴割的结果么？王亚涛突然想起了哈尼帕，哈尼帕的情况不是同莎依拉大婶一样吗？王亚涛从枕头底下抽出报纸，拿出那张他同哈尼帕一起照的照片。

这时，坐在他对面的木拉提，一直盯着他看，他那微蓝色的眼睛似乎在回忆，在思索，突然说：“老伯伯，我好像见过你。”

“你见过我？在哪儿？”

“在沙德克队长家呀。”

“沙德克队长？哪个沙德克队长？”

“咱们牧业大队的队长呀，你忘啦？那天，人家借给我妈妈最好看的衣服穿，借给我们小皮袄穿，还吃了顿羊肉抓饭。后来，你就领着许多叔叔伯伯来了，你跟我妈妈讲好长时间话。”

“啊？！”王亚涛猛吃一惊，慌忙摊开报纸，叫木拉提看那上面的照片。

“这是妈妈。”木拉提指着照片说：“这是你。”

“你妈妈叫莎依拉？”

“以前叫哈尼帕，现在叫莎依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妈妈说公社黄书记逼着我们搬了家，改了名，怕别人再来参观。”

王亚涛一头倒在床上，呵，清楚了，哈尼帕的事情，原来是个骗局！是黄宏为了迎合他的需要，给他演出的一场戏。怪不得他要匆匆提前赶回去……

木拉提走了，煤油灯淡黄的灯芯一抖一抖地跳动着。王亚涛感到不安，心烦、痛苦、怨恨。他仿佛感到这间破烂不堪的小屋，那挂满尘土的屋顶，那不成形状的用破塑料纸糊的窗户，都在他的眼前晃动、旋转，似乎会突然塌下来，把他埋葬在这里似的。

呵，哈尼帕、莎依拉、木拉提……他又拿起报纸，看着上面那幅他同哈尼帕握手的照片，怪不得哈尼帕的笑容不自然，还隐隐带着苦楚。可他呢？那么自信，那么得意。他曾把哈尼帕的事，在全县宣扬，在省报刊登，他自己也沾了光。他被人骗，他也骗了人。他突然明白了把他打成“走资派”的原因，原来是自己骗人骗得还不够，干的事情还不‘左’，所以被骂为老右倾啊，天！我王亚涛以前糊里糊涂走的“社会主义道路”，给哈尼帕一家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！可那些“造反有理”的人还嫌我右，那么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，带给人民的又将是什么呢？他们干的事比我过去干的还要左十倍、百倍啊！天哪！这样下去……

王亚涛慢慢地拿起报纸，看着照片，这曾经给他带来甜蜜回忆的照片，现在却像一把尖刀刺向他的心。他狠狠地把报纸撕成一半，又一半，又一半……雪片一样碎的报纸从他手中飘散在地上，他的心也碎了！

他陷入了深深的、痛苦的思索中，他感到，这是第一次真正地触及灵魂……

罪与罚

■ 韩天航

我和公安局的方副处长坐车一起到一个牧区去。那牧区在一个很偏僻的峡谷地带。小吉普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颠簸着。路途很长，两旁只是荒凉的戈壁滩，坐在车里实在无聊，我便想同方副处长扯扯“山海经”。方副处长是个四十开外的人，长脸，方下巴，眼睛虽小，但神采奕奕。他很健谈，说话时脸部充满表情，语气抑扬顿挫，很富有感染力。我觉得他这个人与其在搞政法工作，不如去当个演员。但今天不知为什么，他只是默默地抽着烟，仿佛在想着什么心事。

“方副处长，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吧？”我说。

我的话打断了他的沉思，他醒悟过来似地啊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在想一些同我们公安工作有关的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关于犯罪的问题。”

“犯罪问题?”

“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,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。犯罪有个人的因素,也有社会的因素。目前我在考虑的问题是,人为的‘阶级斗争’是怎样把无罪的人推向犯罪的深渊的。”

“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。”

“我现在要重新处理和落实的这个案件,就是其中的一个。”方副处长说。他眯起他那神采奕奕的小眼睛,沉思了一会,非常感叹地说:“这十多年来,那种人为的所谓的‘阶级斗争’把多少人坑苦了啊。有许多犯罪是可以避免发生的,但却在人为的阶级斗争中发生了,这是十分可悲的。”

中午,小车在一个小客栈前停了下来。小客栈孤零零的在这荒凉的地方,前面有着几棵白杨树,枯黄的树叶在秋风中抖动着。吃过中午饭,我便和方副处长抽着烟,在小客栈四周溜达着,作饭后的散步。当我们转到客栈的背面,方副处长突然发现了什么,匆匆走到墙跟前,墙上贴着一张布告,布告已经很旧,布告的一角沾着墙上的石灰,卷了起来。方副处长用手指将卷角拉平,便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张照片,照片上打着个红“×”,那人显然是被判处死刑并已被枪决了的。

“你看,赵凡。”方副处长说。

“赵凡?”

由于有照片的那个角长期卷着,所以那照片还清晰。那人看上去很秀气,虽然头发剃光了,又是在临刑前照的相,但眼中的愤怒多于悲哀。他冷漠地看着这个世界,他对于很快将要离别这个世界并不感到惋惜。他只是在沉思。照片下的一行黑体字是:“现行反革命杀人犯赵凡。”

“他杀的人叫顾维己,是看守所的副所长。”方副处长说:“顾维己这个人我认识,是靠整人起家,也是因整人而灭亡的。这是个流氓。赵凡你认识吗?”

“不,不认识,我刚调到这里不久。”

“我们这个地区都知道这个人。‘文化大革命’前,有一个戏你大概看过吧。”

“什么戏?”

“哈森与阿依姆。”

“噢,看过,曾经轰动一时。”

“这个戏就是赵凡编的。可惜啊,也是这个戏,将他毁了。我现在要进一步落实的,就是这个案子。咱们走吧。”

“把这张布告撕了吧。”我说。不知什么缘故,我对在“四害”横行时,被处死了的人,总有一种同情感,虽然这个人是一个杀人犯。也许我这种感情太过于偏激,但这实在也是“四人帮”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太多的缘故。

“不要撕吧。”方副处长说:“我很佩服‘四人帮’们的宣传手段,他们开动他们的宣传机器,真正是做到‘时时处处’了。像这么荒僻的小客栈,他们也作为一个阵地去占领了。但这种‘大喊大叫’,并不能把邪恶变成真理。咱们上路吧,还有大半天的路程。”

小吉普又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颠簸起来,不久,便走出了戈壁滩,继而进入了草原。秋天的草原是美丽的,一束束的野花开得很鲜艳。整个草原看上去,虽还是浓绿的一片,但里面也已夹着一丛丛枯黄了的草。车一开过,草丛中有时会惊起几只云雀,在你眼前飞一阵子。刚才看够了茫茫的戈壁滩,现在一进入草原,顿时感到心旷神怡。

“老方,赵凡从前也在那个牧区呆过吗?”

“没有。”方副处长回答。

“那你到那儿去干吗?”

“赵凡的案件中,还夹着一个叫努尔汗的维吾尔族姑娘。那姑娘过去就在那个牧区。所以我要去一下。”

“看来这个案件还挺复杂?”

“是的。赵凡这个人我比较熟悉,那时他们剧团住的地方离我家很近,我又是个业余的戏剧爱好者,所以我们之间的来往比较密切。‘文化大革命’一开始,在一片‘砸烂公检法’的口号声中,我被下放劳动,赵凡则被关进了看守所。‘四人帮’被粉碎后,有一位老同志来找我。他叫康立清,原先是看守所所长。他给我带来了赵凡在看守所里偷偷写下的日记,同时,他告诉了

我一些赵凡杀死顾维己的有关的事情。”

“你是不是把赵凡的事给我讲讲?”

方副处长沉吟了一会,习惯地摆摆手说:“好吧。”

赵凡进看守所的原因,在那个时候是极为普遍的。他原是这个地区一个地方剧团的编剧。他那时还很年轻,三十岁不到,长得很清秀,样子文质彬彬,美丽的滚圆的眼睛总爱盯着人看,他似乎在研究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。他的观察力很强,对别人流露出来的细微的感情变化,能十分准确地捕捉住。他有很强的事业心,想在戏剧的创作上有所建树。那个时候,他除了埋头研究戏剧,创作剧本以外,对其他事情不怎么感兴趣,其中也包括对爱情的追求。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。一九六五年,他根据少数民族的一个民间传说,编了一个歌颂坚贞爱情的戏剧,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,甚至于在一些大城市都引起了轰动,有个电影制片厂还准备把这个戏拍成电影。赵凡当时陶醉在这种成功之中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,赵凡是第一个被关进“牛棚”的,后来又在他宿舍的床头上发现一架用钢丝竖着的玩具小飞机,那飞机的头恰巧朝东南,于是有人说,这是他妄想逃往台湾的证据。另外,又从他的日记中发现了几首“借古喻今”的古体诗,说这是他在发泄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。赵凡感到冤枉透了。那时,他认为自己有错,错就错在不该写那个爱情的剧本,至于飞机和诗,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他在批判他的会上作了争辩,但争辩就是不老实,就是顽抗到底,就应罪加一等。赵凡被宣布为“现行反革命”,送进了看守所。

看守所坐落在城郊,一条干沟由东向西折,弯弯曲曲地向前延伸到一座大土丘的跟前。土丘上,有一幢小土房,是哨兵们站岗的地方。干沟里长满了芦苇,枯黄的芦条被冬天的积雪压得乱糟糟地塞满了沟身。看守所的北面是两座沙丘,只要一刮风,沙丘上的沙子就会铺天盖地的扑向看守所。翻过沙丘是茫茫的戈壁滩。在戈壁滩和公路的交叉口,是一个兵营。看守所的大门朝南,门前是一片开阔地,一条渠道从沙丘后面朝右拐,穿过开阔地,朝城里流去。

看守所的房子,原先大约是个不大的牧主盖的住房,已经破破烂烂,大

概那里的地形适合作为拘留犯人的场所，所以才决定在这儿成立看守所。到一九七六年，看守所已具有很大规模了，这种规模自然是抓“阶级斗争”抓出来的。赵凡是看守所里最早的犯人之一。他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充满羊粪味的小屋里，开始了他作为罪犯的生活。

看守所的所长叫康立清，是一九四二年参军的老同志，曾负过三次伤。他长得矮小，黑瘦的脸老爱板着。由于他耿直，孤僻，在他担任看守所所长以前，只是一个县机关某科室的副股长。有许多他的部下，都从他的背上跃了过去，有的甚至当上了地委一级的领导。有人说这是他办事过于认真的结果，但从他担任看守所所长后的办事情况来看，并不太认真，有的还很随便，很有些顺其自然的味道。这原因大概是，以前他办事认真过，但并不行得通，领导并不欣赏这些，而同时又往往得罪了同事和下级，使他吃了不少苦头，于是，他感到不如随随便便为好。每天早晨，他背着手，手中夹着支烟，到各个房间转一圈，板着脸，有的训上几句话，大意都是：“你们要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，好好改造。……”说过后就走了。他这样做，似乎只是在履行一下他这个看守所所长的职责。由于他老是板着脸，动不动就训人，不少犯人都害怕他，仿佛命运就捏在他的手里。但是，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并不是可以长期强制得住的。赵凡的日记中曾经写道，有一次，赵凡在打土块时，由于太疲劳，昏昏乎乎，一不小心铁锹把脚划了个大口子，伤口在污泥里泡了一整天，第二天伤口感染，脚面肿得像个馒头。第二天早上集合点名时，康立清看了看他那红肿的脚，严厉地对他说：“今天你给我巡渠去。”

赵凡听了，叫苦不迭。这脚，每走一步都疼得厉害，现在要叫他在渠堤上来回走着，这是多么大的惩罚呀。

“康所长……”赵凡用恳求的语气说。

“不许讲价钱，你是来劳动改造的！”

上工时，赵凡跟着康立清去巡渠，绕过几座小沙丘，来到一个渠口，这儿由于沙丘遮蔽，看守所的人看不到他们。

“你就看看这渠口吧。”康立清轻声地说。

“啊？”赵凡疑惑不解。“这条渠很结实，不会出问题，歇会儿吧。”康立清